

生态报告文学的新面貌

汪政



浙江安吉县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

在所有的主题性文学中,生态文学与社会生活联系很密切,这也是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报告文学对生态主题与生态题材极为敏感的原因。因为在众多文学样式中,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强,问题性、即时性也明显。在讨论生态报告文学时,并没有什么普遍的模式可以利用,不能以一些理论归纳的生态文学发展模式来讨论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的现实发展。

具体地说,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经过了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还以问题型、批判型、反思型为主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已经以正面书写为主。决定这一写作转型的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生态问题逐渐凸显。但是,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理念。凭借强大的制度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走上健康的道路。到了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两山”理论的提出,社会的整体生态意识不断强化,制度设计不断科学,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工业生产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中国不仅加快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治理,同时向世界作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生态建设已经进入常态化。与此相应,当前的生态报告文学越来越多地聚焦地区与行业的生态成就,讲述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塑造生态文明的中国形象,这是文学对现实自然而然的响应。

与此同时,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的科学理念不断增强,科技含量不断加大。与社会对生态理念的认识相一

致,与社会的生态治理水平相一致,生态报告文学的专业性也在不断加强。生态报告文学与其他主题与题材的报告文学不一样,它是一种特殊领域的文学书写,有着科学与科技的制约,它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随着国家生态治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态意识自觉性的形成和国家整体生态面貌的改变,对这一题材写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当下的生态报告文学大都是对具体领域的叙述,或自然,或行业,或产业,或人物,或事件,都要求写作者对这些题材从科技的角度叙述其生态的涵义,对其在生态建设上的贡献做出具体的评价,并描述这些贡献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其科学的依据和原理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写作者有着相当的专业素养,否则就达不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不利于作品发挥科学普及与生态意识强化的目的。这一趋势与中国科幻、科普的写作发展也是相一致的。过去,中国的科幻、科普作品其科学水平与科技含量并不高,专业人士介入较少,科幻大都是幻想高于科学,是“软科幻”。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与日俱增,民众的科技热情日益高涨,科学素养今非昔比,该类型小说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因素使科幻小说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硬科幻”成为主流,其中不乏以生态为主题的科幻与科普。因此,生态报告文学科学意识的增强与专业性的提升也是文学与科学发展的必然。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生态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充满张力的、具有生长性的、在审美创造上有着可迁移的方法论的强势文类。这样的文学地位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的生态意志与生态治理水平,来自于民众普遍而自觉的生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时任浙江省委書記习近平,于2005年8月15日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科学论断。今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在浙江省湖州市举办,本版刊发相关文学评论,聚焦当代生态报告文学的新内涵、新方向,探讨如何更好地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故事。——编者

意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生态报告文学自身的革命和创新精神。如果从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来考察生态报告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其他类型报告文学的区别。在报告文学中,生态报告文学是最具学习意识与学习能力的类型,这样的意识与能力几乎使其具有了独立文体的性状。它的现实关怀,它的独立精神,它的思想高度,它的科技含量,特别是它的叙述体式,都使它在报告文学大家族中卓尔不群。这其中,对新兴的非虚构与纪实文体的借鉴使它在叙事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贴近现实的真实性,细节密实的在场性,深度思考的尖锐性,以及以人类意识与国家立场为背景的广阔视野,促进了生态报告文学的脱胎换骨。当生态报告文学具有了引领性的地位后,作为一种方法,它已经为其他书写类型所参照和借鉴。这一点我们从当下的历史、器物、工程、艺术等等领域的散文、纪实写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不再是静态的书写,而总是将之与环境、与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是孤立的书写,而是力图在系统中找寻意义,在广义的生态中为表现对象以确切的定义;不再是传统说明文式的单一书写,而是在美学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在情感上建立表达与表达的紧密联系,并且通过视角、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努力使叙述摇曳多姿。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生态报告文学正在有力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参与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这正是文学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活力所在。

生态环境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两个国家部门就某一文学类型发布指导意见,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意见》推荐了这样的创作方向——传播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具体举措、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周到的可操作性的设计。这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和拓展,是国家治理理念在文学上的体现,是文学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响应,是文学参与具体的社会建设的自觉行动,它对推动生态文学发展,发挥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双塔

山西日报

雙塔紫霞映衆生
無量殿前盛國色

癸卯之夏月
於太原 徐劍

双塔紫霞映众生,无量殿前盛国色。
癸卯之夏月于太原 徐剑

徐剑,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一级作家,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飞天奖、金鹰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著有《大国长歌》《大国重器》《东方哈达》《天晓1921》等30余部作品。

当奇幻与传统相遇

——《故宫奇遇记》的可读性

杜娟

儿童系列小说《故宫奇遇记》(青岛出版社2022年出版)由山西阳泉作家梁芳创作,已经加印4次,深受小读者喜爱。这部小说以故宫作为原点,呈现出落落俗俗的故事情节,浸润着奇趣与险趣,让小读者在阅读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收获了善良与真诚、勇敢与宽容。

儿童小说是儿童的小说,要能够充分表现儿童情趣,以此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故宫奇遇记》从故宫出发,马克、山竹与小袍子相遇。他们触动日晷机关,进入了龙域大陆,在神兽国、珍宝国、书人国、木精灵国、陶俑国、青铜国、古画国、乐器国、镜子国、古陶部落、织绣国、钟表国、武器国等国家冒险游历,与青龙“大泥鳅”相遇,上演了一个奇幻与传统相遇的故事。3位小主人公的奇幻之旅,每一处都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故宫的文物不再是陈列品,变得活灵活现,成为冒险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茶具,还是书籍、《清明上河图》等,让小读者在奇幻中了解文物,了解传统。

孩子们对一部儿童作品评价的核心标准是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跌宕起伏、趣味迭出的故事情节,能让儿童兴趣盎然。这部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精巧的故事情节设计。很多儿童都参观过故宫,如何将平凡的事情写得不平淡?作者化平凡为奇幻,化平淡为惊奇。书中的3个孩子,在召唤神兽的趣味行动中,不小心触动了日晷机关,开始了奇幻的冒险之旅。他们在回归现实世界中,遭遇了种种险恶,碰到爱喝酒的坏心眼大金杯国王,被冒

名顶替的青铜方鼎国王、泪水流不停下来的镜子国国王、被变成脊兽而扔到屋顶上的红鬃狮子、邪恶的黑陶罐巫师……这些情节紧紧抓住儿童的心灵,出人意料,又极富戏剧性。

作品故事情节完整,集中紧凑,以3个孩子的奇幻经历作为主线,以大泥鳅的成长为副线,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能够带领小读者了解、认识故宫文物,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故事情节的设计没有生硬之感,将传统文化与奇幻情节巧妙融合,让小读者随着3位小主人公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沉浸式地游历了十三国,增长了见识,最终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让十三国回归正常。小主人公不再是生活中需要保护的小字辈,而是凭借能力与智慧,战胜邪恶,化险为夷,成长为强者。

人物是这部系列儿童小说创作的核心,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有个性、有特点。作品中的人物从现实出发,与特定年龄阶段的儿童相吻合,在冒险中成长,虽有放弃与胆怯,但能够战胜自己。这些形象不是成人化的儿童,是充满个性的儿童。在冒险中,山竹的理智、马克的果断、小袍子的善良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大泥鳅”的形象更是引人注目,从一开始的身份不明,到后面变成真正的“龙”,有孩子的顽皮,也有过灰心丧气,但最终靠着坚韧、善良而成长。

传统与奇幻的叠加,让故事在想象力与冒险中不断丰满。故事插图精美,情节跌宕,让小读者跟着主人公不断翱翔,感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获得滋养。



《故宫奇遇记》插图 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于8月11日揭晓,获奖作品分别为: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这五部作品或反映了党的奋斗历程,弘扬了革命精神,或反映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或对史诗和历史回望与追溯,或以鲜活的笔法深入反映当下社会发展变革的多个层面及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以不同方式展现新时代文学的新风貌、新气象。本版今日刊发《宝水》作者乔叶的创作谈,以读读者。

——编者

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

乔叶

“乡愁”这个词近些年被高频提起,让人不由寻思,这愁的是什么?就文化情绪上来讲,它表达着我们与故土的感情,有思念,有眷恋,有牵绊。就行政层面来讲,是富不富的问题,比如脱贫攻坚,面对的是物质层面。是美不美的问题,比如一直在全面推行的美丽乡村建设,着力点就是乡村的景观美。而富和美其实也可以统摄于一体,美是更深的富。精神之美是否能从里面把乡村给充实起来,也许很值得考量。

近几年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格外贪婪地到处去看,趁着空就使劲儿地东跑西跑,主要是去那些传统形态相对完整的村庄。看多了就想写小说,想写一个与当下的乡村现实有密切对话关系的中篇小说。——是的,跟当下的乡村现实有密切的对话关系,很想强调这一点。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深契我心。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而歌散式的、悲歌式的、审判式的,或者是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而把相对静止状态的乡村记忆放在过去时中去感叹的写作,虽然比较好把握,却也在提不起我的兴致。

自从有了这个意念后,我到各地去采风时特别注意去看乡村,看新农村建设,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

很多新农村也不是那么新,都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像我老家的县近年来致力于在山区倡导全域旅游,这些村庄就处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中,深入了解一下我发现,其中的新旧丰饶杂糅。我们常说乡村应该变成什么样,所谓的应该自然是一个理想状态,从现实到理想的进程却极缓慢,哪怕表象貌似日新月异,内在改变却是自有节奏。因为总是有各种新的元素、新的渴望、新的期许、新的可能性来改变这个进程,这也恰恰证明着乡村的生命活力。

在跑村和泡村的过程中,我能时时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比如我老家有个大南坡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村凭着煤炭资源一度很是富裕,后来煤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得很不堪,青壮年出去打工,不愿意再回来,偌大的村庄变得萧条。

县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规划到了这里后,有些层次很高的乡建设计师深度参与,提供了积极助力,他们富有经验的团队很注重重新乡村原来的风貌,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等重要的公共建筑都逐一精细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村庄很快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村民们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捡垃圾,恢复了昔日的怀柳团,重新开始排演,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文化僵死的部分又回弹了起来,村庄里因而弥漫出丰饶的活力。

看过一些乡建专家的相关访谈,我很认同一种观点,大意是,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坚韧的某种东西还在。

他们最初想改变乡村的时候,大多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思维,等到真正深入到乡村,比如在大南坡三年,他们才能认识到,要把自己软化下去,要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我曾经到河南南部的一个乡村去调研,和几个在那里做社会实践的大学生、研究生聊过,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一种“要改造这个村”的强烈冲动,这冲动里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是他们的知识优势衍生出来的傲慢,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事情的缠绕,当他们想教育农民或者改造农民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服、被改造,原有的意识也做出了有弹性的改变。

他们说,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这也告诫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能架空想象,尤其当你自持着一个精英视角傲慢地去框定乡村时,也许是有点危险的。

有鉴于当下乡村的鲜活样态,与之相关的写作也必然是相对复杂的、丰富的。虽看得越来越多,有意思的是,我却越来越不好下笔,越来越意识到这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知识补充、人物采访,还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这个当下的点,跃动的、弹跳的、难以捕捉的点,都是障碍。还有如何对待素材。素材铺天盖地而来,既得深陷其中去拿取,又绝不能淹没其中。要在写作时不断抽离——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要感谢北京。“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时起,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就更深切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的话,心上的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

艰难之处还在于选择写一个什么样的村子。我像小说中的乡建专家孟胡子一样选来选去,终于定下了宝水。作为山村,它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少户人家?这些人要走什么动线?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观?都需反复斟酌。决定了这些就基本决定了一年之内他们的故事脉络。

那么又该怎么结构这一年呢?按照时序叙事成了我的必由之路,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这点。接下来就是怎么分章节,是依月份?亦或节气?我选择了遵循四季。从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到第四章“秋——冬”,整整一年。期间每个季节的重复衔接也是必然,因为大自然就是如此。

此外还要考证时令的花草植物和庄稼蔬菜,还要重新去拣择语言:土语方言,知识分子语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的语言层次也要有所区分,向内和向外要有不同语感。还有对乡村诸多关系的重新辨析和审视:村民间的邻里关系,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

难度常常意味着价值。在《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痛恨于自己的笨拙,但也知道,面对这些难度,以我的才智,也只能这样。好在写作从不负我,这次亦然。其中的收获难以言说,唯有感谢而已。